

十字路口

快乐的牧羊人之歌

这阿卡迪亚^①的森林已经死去，
它们古雅的欢乐也已结束；
世界以梦想过去为食；
灰色的真理^②如今是她的彩绘玩偶；
然而她仍然转动她不安的头：
但是啊，这世上病了的孩子，
在所有众多变幻不息的事物中
伴着克罗诺斯^③歌唱的沙哑旋律，
在沉闷的舞蹈中旋转着经过我们，
唯有语言才确定是好的。
如今好战的君王在哪里，
言语讽刺者？——以十字架为证，
如今那好战的君王在哪里？
闲话是他们此时的荣光，

①阿卡迪亚：古希腊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是世人向往之地，也是诗人梦想中的仙境。

②灰色的真理：即世俗或科学真理。叶芝认为真理有客观和主观，主观真理才是永恒的。

③克罗诺斯：希腊文中时间拟人化的存在，能够时光旅行，并可以操控历史。

读着某个纠结的故事，
由磕磕巴巴的学童说出：
古时候的君王都死去了，
流浪的大地她自己也许
仅仅是一个兀自燃起的词语，
在叮当的空间中被一时听到，
扰乱着无休无止的白日幻想。
那么绝不要崇拜积尘的功绩，
也别追求，如饥似渴地追求
真理，因这也是真实，
以防你所有的劳苦仅仅蓄养了
新的梦，新的梦；没有真理在
你自己的心上聚起。那么也不要
信奉那天文学家的知识，
他们追随着光学镜片，观察
经过的星体旋转的方向——
那么不要追寻他们的话语，
因这也是真实——冰冷的星毒
已经将他们的心撕裂成两半，
他们所有的人类真理已经死亡。

去嗡嗡作响的海边，收集
一些扭曲的回音螺。
对着它的双唇倾诉你的故事，
它们会成为你的安慰者。
将你焦躁的言语稍稍地
改成悠扬的花言巧语，
直到他们歌唱着在怜悯中淡去，
湮灭成珍珠般的兄弟情谊；
因唯有语言才确定是好的。
那么唱吧，因这也是真实。
我必要离去：在坟墓那里
水仙花和百合起舞，
在黎明未至，我会用愉快的
歌儿取悦不幸的农牧神，
他埋葬在沉睡的土地下。
他叫喊的日子曾是无比的欢乐；
我仍然梦见他踏着草坪，
幽灵一样在露珠中行走，
被我欢乐的歌声刺穿，
我歌唱古老地球梦幻般的青春：

但是啊！她现在不梦了；你梦吧！

因山崖上的罌粟花是美丽的：

梦吧，梦吧，因这也是真实。

(1885年)

悲伤的牧羊人

有一个人，悲伤视之为朋友，
他梦着他高贵的伙伴，悲伤，
就走出去漫游，沿着闪光的
嗡嗡的沙滩，那儿风浪涌起：
他大声地呼唤星星，请求它们
从银色的宝座上弯腰来安慰他，
但它们只是自顾自地笑啊唱：
然后那人，悲伤视之为朋友，
大喊，昏暗的海，听我悲伤的故事！
波浪兀自起伏，依旧喊着她古老的呐喊，
从山岭到山岭，在梦中翻滚不停。
他躲避她的荣光的追讨，
在一个遥远的、和缓的山谷止步，
对着亮晶晶的露珠喊出了他所有的故事。
但它们什么也没有听见，因它们总是在听
它们自己：露珠坠落的声音。
然后那人，悲伤视之为朋友，
再次来到海边，找到一枚贝壳，
他想，我要把我沉重的故事讲出来

直到我的话不断的回响，将它们的
悲伤送到一颗空洞的、珍珠般的心上；
我自己的故事会再次自己唱起来，
我自己的窃窃私语将会是抚慰的，
看！我古老的重担可以卸去。
然后他对着珍珠般的边缘轻轻唱；
但那荒凉的海道上悲伤的居民，
将他唱的一切变成了含混不清的悲叹，
卷积在她蛊惑人心的回旋中，将他遗忘。

(1885年)

叶 落

秋天在爱我们的长叶之上，
也在大麦捆间的田鼠之上；
我们头上的花楸叶子黄了，
潮湿的野草莓叶子也黄了。

爱情枯萎之时将我们困住，
我们悲伤的灵魂疲倦无力；
激情的季节将我们遗忘前，
分手，含泪吻你低垂的眉。

被拐走的孩子^①

猛犬林^②岩石林立的高地
延伸入一弯清湖，
湖中漂着一叶葱郁的小岛。
岛上振翅的苍鹭惊醒了
昏昏欲睡的河鼠；
我们的仙桶就藏在那里，
其中装满了各种浆果，
还有偷来的红樱桃。
离开吧，啊，人间的孩子！
去水边，去荒野
和一个仙女，手牵着手，
因为人间充满了哭泣，你远不能懂。

在遥远的洛塞斯^③最远端，
月光洒下如水波，

①本诗的背景正是诗人的心愿之乡——斯莱戈的吉尔湖。

②猛犬林：直译名，位于爱尔兰斯莱戈郡境内。

③洛塞斯：爱尔兰神话中的一处地点。

照亮了灰暗的沙滩。
我们整夜跳舞，
踩着古老的舞步，
手臂交错，目光交接
直到月儿西斜；
我们跳来跳去，
追逐着淘气的浪花。
人间充满了烦恼，
就连睡眠也充满焦虑。
离开吧，啊，人间的孩子！
去水边，去荒野
和一个仙女，手牵着手，
因为人间充满了哭泣，你远不能懂。

那儿水流蜿蜒曲折，
从格兰卡^①的山岭喷涌而出，
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下汇成遍地的水塘，
草木缝隙的水上几乎透不过一点星光。
我们在那里寻找沉睡的鲑鱼，

① 格兰卡：盖尔语意为“纪念之谷”，实为斯莱戈以北一湖泊名。

在它们的耳边低声私语，
给它们一个不安宁的梦；
在年轻的小溪边，
我们轻轻地俯下身子，
这水边的蕨类挂满欲坠的泪珠。
离开吧，啊，人间的孩子！
去水边，去荒野
和一个仙女，手牵着手，
因为人间充满了哭泣，你远不能懂。

他要跟我们来了，
这个眼神凝重的孩子。
他将不会再听到小牛犊
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哞哞叫；
火炉上的水壶安宁的小曲儿
再也吹不进他的胸脯；
再也看不见灰鼠在
燕麦箱周围上蹿下跳。
因为他来了，人间的孩子，
来到水边，来到荒野，

和一个仙女，手拉着手，
从一个充满了哭泣，你不能懂的人间。

(1886年)

在柳园畔^①

我和我的爱人在柳园邂逅；
她迈着洁白如雪的小脚盈盈走来。
在这树木抽芽的时候，她告诉我要放松地爱；
但年少无知的我，不愿认同她的想法。

在溪流潺潺的田野里我和我的爱人邂逅；
她洁白如玉的手轻轻搭在我倾斜的肩头。
在这绿草满堤的时节，她告诉我要轻松地活；
但那时我年少无知，如今泪水满了眼眶。

①本诗原题意为旧歌重唱，是根据爱尔兰民歌改写补缀而成。

玫瑰

致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

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悲伤的玫瑰！

走近我，在我歌咏古老的道理之时：

库丘林^①与苦涩的大潮作战；

林间栖居的德鲁伊^②灰白，眼神宁静，

他在弗格斯^③周遭筑起梦幻和无尽毁灭；

你自己的悲伤渐渐老去，在海上

穿着银色舞鞋起舞，又在那里歌颂

群星，以它们高扬又孤寂的曲调。

走近些，那不再被人的命运遮蔽的，

在爱与恨的枝干之下，我发现，

在所有朝生暮死的可怜又愚蠢生物中，

有永恒的美在她的路上徘徊。

走近些，近些，近些——啊，于我留

①库丘林：爱尔兰传说中一位性格暴烈的伟大英雄。

②德鲁伊：德高望重的凯尔特人宗教团体，兼祭司、巫师、占卜，甚至法官、诗人等角色。

③弗格斯：传说古代爱尔兰的一位国王，后来被骗去王位，隐居山林之中。